

# On Narrative Ethics of Xiao Jianghong's Novels

SHI Xiayan

Lanzhou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ne 23, 2022

Accepted: October 20, 2022

Published: March 30,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SHI Xiayan. (2023). On Narrative Ethics of Xiao Jianghong's Novel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1), 050–055,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1.007](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1.007)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1.007>

**Abstract:** Narrative ethics is the ethical feelings conveyed in the narration of novels,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novels to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moral criticism and narrative form analysis and to interweave narrative and ethics. Xiao Jianghong's novels narrate stories with ethical significance, and discuss the ethical issues of countryside and city,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change" and "invariance" and exude a unique "divine" temperament. With the help of ethical writing in the narration of the novel, Xiao Jianghong sensitively touches on the life predicament of the characters on the edg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Guizhou, and this writing has injected vitality into the creation of local Chinese novels.

**Keywords:** Xiao Jianghong; content ethics; writer ethics; local color fic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SHI Xiayan (1997–), female, born in Linxia, Gansu Province. She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at Lanzhou University. S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 論肖江虹小說的敘事倫理

時夏燕

蘭州大學

**摘要:** 敘事倫理是作家在小說敘事中傳達出的倫理情懷,為小說研究超越傳統道德批評和敘事形式分析、綜合敘事與倫理提供了新穎視角。肖江虹的小說敘述了一個個帶有倫理意味的故事,探討了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變」與「不變」等倫理問題,散發出一種獨特的「神性」氣質。肖江虹借助於小說敘事中的倫理書寫,敏感地觸摸到了貴州城鄉邊緣人物的生活困境,並且這種書寫為中國鄉土小說創作注入了活力。

**關鍵詞:** 肖江虹; 內容倫理; 作家倫理; 鄉土小說

## 引言

「70後」貴州作家肖江虹從初登文壇至今，其創作隨著思維觀念的不斷更新，小說內涵也逐漸豐富。他的小說敘事具有深厚的倫理情懷，這種倫理情懷成為他小說敘事的中心力量。從早期的《求你和我說說話》、《百鳥朝鳳》，到更加成熟的「民俗三部曲」（《蠱鎮》《攤面》《懸棺》），其中呈現了現代社會中的一個個倫理矛盾與困境，並對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變」與「不變」等倫理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敘事倫理作為當代敘事學研究「倫理轉向」的重要產物，為小說研究提供了超越傳統道德批評和敘事形式分析、結合敘事與倫理的新穎視角。肖江虹的小說創作通過作者的經驗敘事進行倫理觀念的建構，在文本中呈現出傳統與現代、對峙與融合、拓展與新變的關係。本文通過對肖江虹小說內容倫理的表達、作家倫理的聚焦、鄉土小說的超越，挖掘肖江虹隱含的倫理立場，從而對一系列複雜的倫理關係進行深刻的思考。

### 一、傳統與現代：內容倫理的表達

中國傳統倫理主要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家族倫理，中國傳統文化中更是注重「仁義禮智信」的美好品德。肖江虹通過田野調查，挖掘了貴州的民俗民風，在小說中讓傳統文化重新煥發活力。這種民俗書寫，重建了貴州想像，並且從中可以看到傳統文化斷裂中的人性之光。在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以及物質與精神的對立衝突中對人的生存倫理發出了一系列的追問。

#### （一）長幼有序的倫理秩序

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倫理觀念和道德秩序在肖江虹小說創作中有非常明顯的表現。肖江虹說：「我記錄這些消逝或者即將消逝的風物，不是吟唱挽歌，而是想努力把曾經打動我們的鄉村詩意記錄下來，讓讀者能看到祖先們在遙遠的過去曾經擁有偉大的想像力和誠摯的包容心。」<sup>①</sup>

中國自古以來就注重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家族倫理，在這種倫理秩序下更是講求「仁義禮智信」的傳統。肖江虹的「民俗三部曲」（《蠱鎮》《攤面》《懸棺》）中的人物都是「仁義禮智信」的守護者。蠱鎮裏已近耄耋之年的王昌林面對六歲的細崽，還是會遵守行輩之序，親切稱呼細崽為公公；稚嫩天真的細崽，也會受道德約束而不能隨意罵人。燕子峽的祖輩曾經為了躲避禍害，背井離鄉，蟄居在交通閉塞、深山老林的峽谷，保全性命，生育繁衍。生存條件雖然異常艱苦，但是燕子峽的人們與自然和諧相處，從不傷害為他們帶來希望的一切，尤其是鷹燕。當城市化進程延伸至燕子峽時，一心想要做生意掙錢的來向南無視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規矩，去偷采大量燕窩，扼殺了人們存活的希望。來向南為違背倫理觀念和道德秩序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燕子峽的人們不拿財富去作為衡量別人的標準，值得推崇的是德行與能力。

#### （二）敬天保民的倫理觀念

小說中的人物對神靈懷有敬畏之心。《蠱鎮》中的蠱鎮人信蠱、制蠱、用蠱、敬蠱，村落中還建有蠱神祠。蠱鎮的最後一個蠱師——王昌林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能用脆蛇製成幻蠱，整天奔波尋找制蠱的材料。他們將蠱作為神，念誦詞，作符咒，乞求蠱神保佑蠱鎮的平安，子嗣綿延，所求之願皆能實現。在《攤面》中的攤村人唱攤戲、作攤面都是懷著極其虔誠和敬畏的心去完成這些儀式的，他們相信攤神可以驅妖避邪，保佑其平安順遂。肖江虹在談到《攤面》的創作時說：「現在我們人類已經放棄了一個最基本的東西，我們農村叫『怕懼』，就是基本的敬畏，沒有這種敬畏，人什麼都敢幹。『攤』這個東西產生的時候，它不光體現了祖先對天、



地、神和自然最基本的畏懼心，還帶給了人類一種偉大的想像力……它真的是人類在自然、宇宙面前偉大的想像，用這種想像來讓自己對生命、對宇宙萬物有最基本的一種懼怕，這是一個特別了不起的傳統。」<sup>②</sup>《懸棺》中每個村民都有屬於自己的一副棺材，年輕的孩子還會和師傅學習攀岩的本領。這些沿襲下來的傳統秩序，在燕子峽的祖祖輩輩心裏成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光是對於這些祖先遺留下來的傳統文化有著敬畏之心，燕子峽的人們更是與自然和諧相處，三年一次的鷹燕殉崖，燕子峽和曲家寨的男女老少在這項儀式中都是極其肅穆莊重。

### （三）「神」性氣質的民間文化

傳統的民俗文化在肖江虹的現代觀照下，顯現出了文學的「神性」。《蠱鎮》中一直貫穿始終的巫蠱文化，《懸棺》中莊重的喪葬禮儀，《儼面》中神秘的儼戲，《喊魂》中的民間信仰，《百鳥朝鳳》中的嘖嘖等，這些民間文化在肖江虹的書寫中以一種獨特的面貌呈現出來，並引發人們對生存倫理的思考與追問。

在《蠱鎮》中，最後一個蠱師王昌林到死都希望能實現師傅交給他的任務——重建蠱鎮文化。他老實本分、恪守倫理，但是終究抵不過城市化帶來的衝擊。細崽隨著臉上象徵性的紅斑的消失，生命走向衰竭，巫蠱文化的傳承也就無從談起了。蠱師在去世前幻想出蠱鎮重新又煥發活力的情景，蠱蹈節中人們的臉上湧現出希冀、敬畏、歡喜，簡單而又令人嚮往。《懸棺》一開始，就直抵死亡，「十四歲那年，我有了屬於自己的棺材。」<sup>③</sup>作品圍繞著喪葬文化展開，展現了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的人們的生生死死都有所皈依的樣態。來高粱摔斷了腿之後在燕子峽村中毫無威望，當政府規劃修建水電站、面臨搬遷時，他「背著翅膀的剪影從朝陽裏踟躕著走出來。在山頂立了片刻，雙臂展開，鷹燕般從高處飛下來」<sup>④</sup>。來高粱就像《霸王別姬》裏面的程蝶衣，他們都把自己所依賴的東西昇華為信仰，而在外界壓力的不斷擠壓中致使個體走向毀滅。但是，落地的麥子不死，他們的精神養分依舊會滋養著一代代的人們。來高粱憑藉自己的努力奔向了燕子峽祖祖輩輩生命的最終歸宿，在懸棺中結束了一生，他以生命捍衛了自己的尊嚴。人們不僅注重個體自身的生命歸宿的儀式感，對鷹燕也是如此。燕子峽的人們把鷹燕尊為燕神，給鷹燕供奉百蟲湯粑，祈禱來年可以有好的豐收。每當三年一次的鷹燕殉崖時，「崖下的人群，沒一個作聲。鷹燕撞崖時飛濺的鮮血雨點一樣打在人們的臉上，手上，衣服上。長久滿含哀傷的靜默，任憑血雨漫天。」<sup>⑤</sup>男女老少都是極其肅穆莊重的，稍有輕佻怠慢，就會付出代價。對喪葬文化的描述中，可以窺見貓跳河沿岸村落中人們對天地神人抱有敬畏之心的倫理觀念。

## 二、對峙與融合：作家倫理的聚焦

20世紀後期，倫理學的敘事轉向與敘事學的倫理轉向遇合，敘事倫理批評為小說研究超越傳統道德批評和敘事形式分析、縮合敘事與倫理提供了新穎視角。作為當代西方敘事修辭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費倫提出了「形式的倫理」這一批評模式。費倫指出，小說中「技巧或結構的使用必然具有倫理的層面」。<sup>⑥</sup>作者可以憑藉控制情節進展的快慢、視角聚焦以及心理刻畫等敘事策略來操縱文本，來完成對文本的建構。肖江虹是一位具有倫理自覺的作家，對現實生活有著極強的倫理責任感，所以在創作中也在踐行著倫理責任。

### （一）對立統一的倫理表達

肖江虹曾說：

「我以前寫的是那種對抗,就是農村人到城裏邊,和城裏邊那種一開始那種高度的對峙,觀念的對峙,物質上的對峙、精神的對峙,但是慢慢你會發現人類在前進的過程裏邊,最終他是和解,與其說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鬥爭史,其實不如說它是一部和解史。」<sup>⑦</sup>

《求你和我說說話》是一個關於鄉村個體在城市中失語的故事。作為城市的邊緣人物王甲乙,因為身體殘疾只能以撿破爛為生,落寞淒楚的他只是渴望有人與他說說話而已,然而他只能和撿來的充氣娃娃聊天,並把充氣娃娃當作了自己的孩子。在一次見義勇為的行動中,王甲乙被劫匪弄傷致使喪失說話的能力,在配合警方調查時,他們卻把王甲乙誤認為是一位習慣「自慰」的猥褻獨居老頭。人性的光輝頓時變得含混曖昧,城市與鄉村的隔閡也油然而生。孤寂悲涼的王甲乙是無聲世界裏的孤獨者,是代表鄉村的個體在城市中的無處安身和悄然失語。《百鳥朝鳳》中,嗩吶匠人「遊家班」的最終解體標誌著工業化的城市巨輪碾碎了鄉村土地上的倫理秩序和精神生活中的傳統文化。作為最後的嗩吶人的遊天鳴,既沒有實現父親遊本盛的遺願,也沒有延續師傅焦三爺的傳承。當遊天鳴在城裏見到已經淪為門衛的師傅焦三爺和一幫不再吹嗩吶的師兄弟後,他徹底陷入絕望:「我知道,嗩吶已經徹底離我而去了,正在我的生命裏曾經如此崇高和詩意的東西,如同傷口裏奔湧而出的熱血,現在,它終於流完了,淌幹了。」<sup>⑧</sup>遊家班的嗩吶匠們,這群吹響鄉村婚喪嫁娶節奏的傳統藝人,在現代生活中迷失了自我。

正如肖江虹本人所述,城市與鄉村、傳統與現代在早期的認識和創作中呈現出較為簡單的對立衝突,是一種非此即彼的狀態,而在「民俗三部曲」中開始走向彼此包容、融合創新的道路。《蠱鎮》中的細崽臉上具有象徵性的紅斑逐漸消退,消失殆盡之時生命也戛然而止;王四維出軌因為中了情蠱之毒,無法忍受生理缺陷而自殺;王昌林安詳從容地等待死亡降臨,在蠱鎮重新繁盛的蠱蹈節的熱鬧中死亡。《攤面》中的攤師秦安順以及德平祖對於死亡是敬畏從容的,歸來的遊子顏素容對於死亡從害怕轉為接納了。小說中寫道:「裝神弄鬼的秦安順固然可恨,讓顏素容更無法容忍的是這群鄉下人的無憂無慮。」<sup>⑨</sup>顏素容拒絕了土生土長的土地去了大城市,可是大城市卻拋棄了她,「返鄉」的顏素容從內心深處是由衷羨慕這片土地上自由生長的人們的,可是,她沒有完全敞開內心去棲居在這塊大地上。秦安順敬天敬地敬神敬人,內心保持著對攤神的崇高信仰,因此能夠透過攤面看到另外的世界,在秦安順死後,顏素容戴上攤面,也能看到另外的世界了。返鄉的遊子在內心的掙扎中救贖了自我,並以更為從容的姿態走向死亡。《懸棺》中的來高粱也以具有殉道性質的悲壯行為讓精神得到了昇華,對生命的終極意義也進行了靈魂的拷問。

肖江虹的作品在城鄉對立的敘述中逐漸走向和解,對個體的生命倫理進行了追問,通過對個體生存和死亡的不同呈現,展現了一種「向死而生」的狀態,從而來實現人的自我救贖。在這裏,個人根本無法抵抗文明與歷史對之的徹底遺棄,但生命之所以會如此醜陋不堪而又令人敬畏,恰恰是因為在他們身上,最大程度地昭示了民族的劣根性與崇高感的雙重存在,昭示了人類的原始本能與神聖衝動之間的微妙聯繫。

## (二) 消解宏大的倫理書寫

肖江虹無意於為正統歷史作傳,而以文學的方式重新挖掘被宏大歷史所淹沒的民間文化和人情倫常。小說中對於涉及相關歷史表達的部分,作家拋卻了傳統歷史敘事的言說模式,而採用了混沌的敘事方式。《攤面》中開頭所述的明朝奢香夫人所建的古驛道只是為引出位置隱蔽的攤村。《懸棺》中講述了燕子峽和曲家寨的祖先曾經為抗擊土匪的侵襲與禍害,拼死抵抗、忍辱負重蟄居在峽谷生育繁衍的歷史。

肖江虹在小說中,對自然風物的描寫遠遠多於對歷史的敘述,這是作家用自然的崇高與莊重消解了歷史的宏大面目。在《攤面》中就對自然展開了書寫:



時間到了儼村仿佛就站住了，像是一個行進久了的旅人，到了這裏決定坐下來歇一歇，於是，一切都靜止了。至於那些細微的變化，你要用心才能捉住他們。草青草黃，雲卷雲舒，雨停雪飛，生老病死，暗夜裏青蛙的縱身一躍，竹林裏筍子的一次奮力拔節，都隱秘得仿佛什麼都沒有發生過。<sup>⑩</sup>

儼村宛如與世隔絕的桃花源，這裏的人被大自然養育，在四季、晝夜的輪回中，永恆地存在著，詩意地棲居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外界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與這裏無關，城市化的車輪也碾碎不了儼村人們虔誠的信仰。

從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鄉土小說家們卻呈現出文學觀的不自覺退守，他們對正在發生著的重大變化視而不見，缺乏承擔意識。而肖江虹在面對中國當下的現實處境時，深刻意識到在發展進程中，底層農民的生存問題、身份問題，現代與傳統的衝突問題，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擠壓與不公正等，都是現代中國最沉重的痛處，也是文學最需要承擔的地方，所以通過寫作讓中國傳統中的民間文化重新煥發光彩，讓人們看到底層人物身上顯現出人性之光。

### 三、拓展與新變：鄉土小說的超越

關於文學傳統，艾略特認為任何偉大的作家都是在傳統的基礎上展開他的創作的，沒有繼承，就不會有偉大的創作，這正如維勒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論，作家的創作是離不開傳統的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鄉土小說書寫一直延續著啟蒙色彩較為濃厚的寫實批判傳統，其中尤以貴州作家蹇先艾為代表。肖江虹的貴州鄉土書寫則續接了這樣的文學傳統，並且不斷求變，為中國現代鄉土小說注入了活力。

在肖江虹後期創作中，尤其是「民俗三部曲」中，他既承襲魯迅一脈，描繪著貴州偏遠地區的貧瘠、落後以及人們的生存困境；又繼承沈從文一脈，詩意記錄鄉村傳統樸素的民俗文化，讚美和諧美好的人性。肖江虹從地方文化知識出發，通過大量的田野調查，努力發掘貴州本土文化中的寶貴資源，並進行了有效轉化。

肖江虹在創作中談到：「我覺得我們中國當代文學，丟掉了兩個最了不起的傳統，一是宗教性，這其實就是文學本身的莊嚴性……文學有個基本的倫理，一個好的作家，一個敦厚的作家，真是可以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來寫作的，他一定具有文學偉大的傳統，就是文學的莊嚴性，我們現在把這個東西真是弄丟了很久。」<sup>⑪</sup>有了這一倫理責任的作家，從後期創作開始，便增加了對神秘色彩的渲染，對鬼神世界的打造，這就是對文學傳統的宗教性書寫的繼承，也是對文學本身莊嚴性的繼承，從而使得肖江虹的小說散發出一種獨特的「神性」氣質。

在一定程度上，鬼神世界豐富了肖江虹文學中的精神話語，拓展了文學書寫的邊際，增加了閱讀與闡釋的多義性。<sup>⑫</sup>肖江虹在書寫貴州邊地時沒有鄉土文學傳統中以魯迅為代表的啟蒙姿態去批判，而是誠摯的記錄貴州村落中所遺留的傳統民俗民風，用崇尚敬畏天地萬物的宗教精神，來撫慰城市帶給人們心靈上的損耗。這樣的書寫為與現實主義緊密相關的鄉土文學注入了浪漫、神秘、詩性的成分，開拓了更加寬闊的文學場域。

阿來認為，神性，是文學中莊嚴的詩意。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文學的虛無化和邊緣化實際是神性喪失之結果，在商業化、市場化中文學夾雜著權力、金錢、人情、浮華，文學很難保持純粹。肖江虹的小說則構築在禱詞、巫歌等的具有神性的土壤之上，並有著超越自我的追求，從而保持了文學的「神性」。

從接受角度看，村莊敘事有著固定化的三種模式：烏托邦式的田園想像；啟蒙式的前現代故鄉；原型的、文化化石般的家國模式。很多時候，在我們還沒有進入作家對「村莊」的描畫之前，關於它的形象已經在我們的思維之中了。鄉村在很多作家筆下是被他者化、客體化的。這在肖江虹的小說中，也有所體現。「民俗

三部曲」有著鄉村敘事模式化的傾向。其一，人物雖然有著自己獨特的技藝和話語方式，但總體給人的感覺，仍然比較概念化。其二，傳統和現代之間存在刻意的對立。鷹燕、制蠱、儼戲代表著中國傳統的民間文化，由於各種形式的現代性的衝擊，傳統與現代的緊張倫理衝突就會展現出來，彼此消解。這種敘事策略的不斷重複難免會滑向模式化。<sup>⑫</sup>

在肖江虹的小說中，鄉村代表作家內心神聖的淨土，也是建構自己寫作的知識譜系和精神起點。通過對肖江虹小說的敘事倫理的探究，可以看到村莊「風景」和敘事，要擁有現實性和敞開性。鄉村仍然可以和當代生活對話，鄉村的生命仍然具有面向未來的可能性，而非固態的、被他者化的。

## 注釋

- ① 張恒、肖江虹：《記錄那些消失的風物》，《當代貴州》，2018年第36期，頁18-19。
- ②⑪ 顏軍、肖江虹、尤作勇、楊波、楊飛、杜國景、龔婷婷：《民俗書寫與現代世界——肖江虹〈儼面〉座談會紀要》，《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頁140-144。
- ③ 肖江虹著：《懸棺》，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頁185。
- ④ 肖江虹著：《懸棺》，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頁267。
- ⑤ 肖江虹著：《懸棺》，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頁223。
- ⑥ 唐偉勝著：《文本、語境、讀者：當代美國敘事理論研究》，上海：世界圖書上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頁219。
- ⑦ 趙毫：《貴州作家肖江虹斬獲魯迅文學獎：「我只是那個摘果子的人」》，《貴州都市報》，2018年8月13日版。
- ⑧ 肖江虹著：《百鳥朝鳳》，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頁295。
- ⑨ 肖江虹著：《儼面》，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頁127。
- ⑩ 肖江虹著：《儼面》，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頁112。
- ⑫ ZHOU Tianyue. (2022). A life in full bloom: The feminist narration in *The Awakening*.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158-162.
- ⑬ LAI Yuli. (2021). The theme of escape in celeste Ng's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4), 035-039.

(Editors: Joe ZHANG & Bonnie WANG)